

巴金文学学院书系

邹蓉——著

纸花

Paper Flower

尽管生活艰辛，却不曾妨碍这些女人爱得张扬泼辣，
活得坚忍自持，美得摇曳生姿。

这是大多数人毕生不可企及的生命大自在。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巴金文学院书系

纸花

Paper Flower

邹蓉·著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纸花/邹蓉著. —成都: 四川人民出版社, 2017. 12

(巴金文学院书系)

ISBN 978-7-220-10591-3

I. ①纸… II. ①邹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308515 号

ZHI HUA

纸 花

邹 蓉 著

责任编辑
装帧设计
责任印制

李淑云、熊 韵
张 妮
祝 健

出版发行
网 址
E-mail

四川人民出版社 (成都槐树街 2 号)
<http://www.scpph.com>
scrmcbs@sina.com

新浪微博

@四川人民出版社

微信公众号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发行部业务电话

(028) 86259624 86259453

防盗版举报电话

(028) 86259624

照 排

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

印 刷

成都国图广告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

145mm×210mm

印 张

9.25

字 数

210 千

版 次

2018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

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

ISBN 978-7-220-10591-3

定 价

38.00 元

■ 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电话: (028) 86259453

目录

丁丁猫儿	001
船 殇	021
香阿姐的花夜	101
金洞子	131
唱 红	152
小胡豆儿	181
纸 花	210
王老者	236
长记性	258
与涓子的会话	271

1

每个冬天都是一样的，我总盼着能下一场大雪，不仅仅是落在山顶上，还要跨过半山腰，落到山脚下的村子里。又或者，只在瓦房上有积雪，就像是母亲们为过年做的糯米粉，只闻着甜味。这样的愿望不容易实现，雪花只落在山顶上，还到不了半山腰，远远就化了。

太阳急速地明暗交替，仿佛只能让时间失去控制，变得更模糊。不管白天有多好的阳光，到了晚上，还是冷，感觉像是冷到骨头里去了。这个时候，我们要么睡觉，要么烤火。实际上，在一个地方住久了，大家的生活方式都极为相似。没有人天一黑就睡觉，即便整个村子都陷入黑暗，房间里又是黑灯瞎火，还是要一面烤火，一面聊天，直到九、十点钟，才磨磨蹭蹭地去睡觉。

太阳刚落山，等不到天黑，姨爹已经在天井里生了一盆火。到了晚上，几家人围坐在火盆边，天井里就热闹了。

中间用来生火的火盆，实际上是一口大铁锅，锅底是坏的，过去找补锅匠补过了，现在已经没法补了，我们才拿来当火盆用。用来烤火的柴火大多是老树疙瘩，不好放进灶膛煮饭，又舍不得扔，平时堆在不起眼的角落里，就等着冬天烤火用。

天井里有风，老树疙瘩架在火中间，被烧得通红，火苗“呼啦呼啦”地乱窜，像是要烧到有些人的裤脚了。这个时候，他们就应该往后退，让场子扯得再大一些。而不是像现在这样，大家把一盆火围得水泄不通，让后面来的人无法顺利地加入烤火队伍。或许，只有真的烧到某个人的裤脚，才能在他们中间烧出一个缺口，然后……我出来晚了些，早没了空位，就算是再搬根凳子过来，也没有用了。以我现在的身高，站在他们背后，不一定有人会看见。况且，我还站在他们背后的黑暗里，就更不容易看见。

这种情形下，大家会不自觉地讲一些吓人的事情。

“……如果我死了，我肯定还是会回来。无论如何，我都会来看你们。”

听声音，说话的人是丁丁猫儿。他说完，大家突然停止说话，天井里有一阵短暂的沉默，大家好像都有点紧张。“啪”，大木一巴掌拍在丁丁猫儿的脑袋上。“你娃就是一个闷墩儿，说啥子鬼话，你离死还远得很。”

丁丁猫儿笑嘻嘻地说：“啊哟，说话就说话，你不要动手打人。这不是在摆鬼龙门阵吗，大家都晓得，我是说来耍的。不过，我说的倒是真话，要真是那样，我还是会回来看你们的。”这话才说完，大木又举起手，想拍又没拍下去。尽管如此，丁丁猫儿还是不由得把脑袋往衣领里缩。

“死都死了，还咋个回来，你是要变成鬼吗？”小木问。

“你不晓得吗，人死了都要回来。”

“晓得啊，就是变成鬼嘛。”

“还可能还会变成别的东西。”

“啥子东西？”

“只要是活的，都可以变。”

“你是看见过，还是听人家说的？”

“我是亲眼看见的。”

“不要说了。”姨爹像是在命令，口气却一点也不强硬。

小木不识趣，还一个劲儿地催促：“丁丁猫儿，丁丁猫儿，你看见啥子了，快点说来听听。”

我摸黑往前移了两步，全神贯注地想听他们后面会说些什么。

“以前，我也听说过，人死了会回来。开始我还不信，以为那是一些骗人的鬼话。现在，我相信了，人死了，真的会回来。我妈死了就回来了。”

丁丁猫儿的母亲这些年一直病着，上个月才死了。他父亲是赤脚医生，平时在村里就治个伤风感冒什么的，有些人走路不小心摔破了皮，割猪草弄伤了手，也要去找他敷点药。只是，丁丁猫儿的母亲到死，他父亲都不知道她是得了什么病，虽然也没少给她吃药，但就是不见好。

“我就是没想明白，我妈生的是啥子病，我老汉儿还是医生，他咋就治不好我妈的病呢？”丁丁猫儿提起他母亲的死，又想起了这件事情。

“事情就是这个样子，不有人说吗，‘自家当公，罡不了自家神’，

凡事都不可能顺利。”姨妈不紧不慢地说，听起来有点悲观，不像是在安慰人，倒像是在自言自语。

“不是我在背后说我老汉儿的坏话，他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医生，连我妈的病都治不好，还能算是医生吗。我都不敢跟他说，他就是一个赤脚医生，跟街上那些卖打药的江湖骗子差毯不多。我跟你们说的是真话，他医不死人，也治不好病。”

二舅母笑着警告丁丁猫儿：“你老汉儿要是晓得，你在背后这样子说他，他会把你打死。”

“二奶奶，不是说的话，要真的打起来，他打不赢我。”

“听你这话的意思，你家伙以后还真想跟你老汉干一架？虽说你老汉儿算不得是医生，他跟江湖骗子还是不一样，至少他没说自己包治百病，是吧？”二舅一边用火钳拨火，一边头也不抬地对丁丁猫儿说。

没有听见丁丁猫儿说话，大家都笑了。

我好像等了很久，才听见丁丁猫儿说：“我哪里敢跟他干，他是我老汉儿，我再有道理，都不敢动他。当真话是傻的嗦，我也只在你们面前说，别的地方我都没有说过。这些话，肯定也不敢当着他面说。但是，平常我妈只要说不舒服，他就给她吃止痛片，我要是说不舒服，也给我吃止痛片。”

我听见我母亲说：“那是，你们家有这个条件。有些人家生了病，哪里痛了，没得钱买药吃，只有硬撑，想吃都吃不上。”

“我是想说，他把止痛片当灵丹妙药了……”

我母亲也是这样的，她真是把止痛药当灵丹妙药来用的。我们家常年备有安乃静，而且是一整瓶。总觉得我母亲每天都在吃，似乎这

样才能让她神清气爽。对我母亲来说，只有买不到安乃静的时候，她才买止痛片，两者具体有什么区别，我从来就没有弄清楚过，但凡她身体出了状况，就要吃上一片。我只知道，这个药比一般的止痛片贵，我母亲给了我一个误导，药是越贵越好。像我母亲这样的人，备药如备粮，通常是等不到见底，又会叫我去乡镇的卫生院，再买一整瓶回来。时间久了，许多人都知道了，能够从我母亲这里找到药，偶尔身体确实不适，就上门来讨两片回去吃。

“后来的事情，你们都不晓得。我妈天天吃止痛药，问她哪里痛，她到处乱指，就像是全身没有一处不痛。我就觉得，她肯定是痛糊涂了，不晓得自己哪里痛。我妈生病的时候脾气差，一句话不对，她就要骂人，有时候我都不晓得是咋回事，稀里糊涂就挨骂了，还不敢问。”

“生病的人是这个样子。”姨妈说。

“是的，我也是这样想的，才没跟她计较。你们是没有看到她那要死之前的样子，就像是疯了一样，又是叹息，又是掉眼泪，总说自己没有多少日子可以活了。我每天早上醒了，还没睁开眼睛，心里就想着这天啥时候黑，只有晚上睡着了，她才不这么折磨人。说实话，我都不想看她慢慢死，相反还希望她早点死了算了，免得受罪。”

丁丁猫儿的母亲因为受不了病痛的折磨，自己上吊死了，村里人知道这件事情。我也是听别人说的，当时就吓了一大跳。我少有看见死人，至于上吊死的，我还一个都没有看见过，也不敢看。据说人上吊死后，样子很吓人，甚至有人在上吊死去的过程可能会咬自己的舌头……我也知道，自己在凭空捏造一个吊死鬼的模样。

天井上空的风声呼啸，就像是各种鬼怪，从大渡河里爬出来，走

在漆黑的小路上。

“你妈是受大罪了，早点死了也好。人还真是，早死早超生。”姨妈又说。

“所以，她死的那天，我没多哭。”

听说出事那天，丁丁猫儿和他的父亲出门了。于是，他母亲找来绳子，系在茅房的房梁上，把自己挂上去，吊死了。看过现场的人都说，那根绳子有拇指粗，还打的是死结，解都解不开，看来她是铁了心要死。

“你害不害怕？”问话的是小木的姐夫。一个大个头青年，皮肤黝黑，像是炭火熏黑的。他还没跟我表姐结婚，但是很快就要结了。听说，他这次就是来提亲的。如果我姨爹、姨妈都没意见，表姐自己也没意见，说不准过了年，两个人在正月里就会结婚。他有这个毛病，喜欢故意吓唬人，从而显得自己胆大。

“有啥子好害怕的，那是他妈。”姨爹打断表姐夫的话，不让他这样吓唬一个才死了母亲的少年。

丁丁猫儿想说的话已经让我姨爹说了，他自己便没有回我表姐夫的话。或许，他根本就是不想回答这样的问题。他自顾自地说：“早就听老人家些说过，人死了，会在‘头七’那天回家……那天，我妈真的就回来了。”

在村子里，有一种传说，若要想知道自己家里死了的人，来世投胎做什么，就要倒退着在地上撒些草木灰，将房门和院门一起锁上，在外面住一个晚上回来，回来看地上的脚印。

“我就是想看，我妈来世投胎会变啥子。她死了的第七天，我们把家里所有的家禽都关起来，在地上撒了厚厚一层草木灰，还把大门

和院门都锁上了。”

“你这个闷墩儿，还真是胆子大。”二舅母说。

大木、小木，还有二舅家的儿子，几个男孩子急不可待地问：“你妈变了吗？”

表姐夫问的是：“你妈变成啥子了？”

丁丁猫儿说：“地上有印记，像是猫的爪子……我想，我妈是变猫了。”

“啊！”

听见他们中间有人发出这样的惊叹，我猛地吸了一口冷气，感觉背后凉飕飕的，直冲头皮。我突然就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了，只见他们还像先前那样，挤在火盆边，笑成一堆。

2

我尽可能地让自己不害怕，又摸黑去了厨房。

表姐一个人在厨房里忙，正拿着刀在切酸菜，她这是要给大家煮酸菜面吃；听见声音，抬头见我进来，露出欢快的表情。

我一句话不说，就在灶前的小板凳上坐下，自觉自愿地帮表姐烧火。刚才在天井里站得久了一点，又没有烤着火，身上有点冷。丁丁猫儿又说了一些吓人的话，我感觉自己全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，再不把火烧旺一点，怕是一个晚上都不会暖和过来了。

谁会想到，丁丁猫儿的母亲突然上吊死了。我连想都未曾想到，她死了以后，竟然还变成猫了。只要想着这件事情，我心里就发紧，脑子里自己就显出一张猫脸，还盯着我不放。

如果我们家和他们家不熟，又没有来往还好。可是，我的母亲偏偏跟丁丁猫儿的母亲走得很近，两个人的关系很要好，平时有了什么稀奇、好吃的东西，都不会忘记与对方分享。这些年，我时不时也跟着母亲去丁丁猫儿家串门，没少来往。

那年我下田割麦子，因为力气小，在提背篋上肩时总要借膝盖力去顶，忘记把手里的镰刀放下，膝盖下来的时候，直接抹刀口上，裤子割破了，膝盖上被割掉了胡豆那么大一块肉，只有一小块皮连着。右边的小腿和脚全是血，我还是很坚强地把麦子背回家，然后放下东西就去了丁丁猫儿家里，让他父亲帮我止血，包扎伤口。我也不知道，他当时给我敷了什么药，只见他在我膝盖上绑了厚厚的纱布，血还算是止住了。后来我才想起，赤脚医生就是赤脚医生，丁丁猫儿的父亲并不会处理伤口，他只会涂点酒精消毒，伤口都还没有彻底清洗干净，就往上敷药。他用的那些药膏和药粉，罐子和瓶子上也没贴任何标签，没有一样我们叫得出名称的，大概也只有他自己才知道那是些什么东西。我膝盖上那块半掉不掉的肉，他没有直接给我割掉，也没有给我缝针，就由着它半合半生地留在膝盖上。也因为如此，我这个伤口迟迟不能愈合，让我痛了好久。而且，最终留下很大一块疤，还很丑，都不敢随便亮出来。

还有丁丁猫儿的母亲，时常在她男人不在家或者忙不过来的时候，暂时充当一下医生。当然，帮人接生孩子不算是充当医生。村里的女人都是在自己家里生孩子，不需要去医院，也不需要医生接生。村里也没有专门的接生婆，但凡是生过孩子的女人，都可以帮人接生。所以，丁丁猫儿的母亲帮人接生孩子，跟她男人是不是赤脚医生，实际上是没有关系的。

已经是前几年的事情了，我在猴子长尾巴那个位置，长了一个疮，痛得要命。我母亲把丁丁猫儿的母亲找来，说是要给我看看。我当时就觉得母亲的想法很奇怪，要找也得找个医生来看，她男人才是赤脚医生，她只是赤脚医生的老婆。我母亲也是急糊涂了，不能因为他一个人是赤脚医生，他们一家人都变成了医生。理是这个理，但是不能说，我母亲也不允许我说这种话，她会颜面尽失，以后也不好与人打交道。于是，在我母亲的协助下，丁丁猫儿的母亲把我压在她的腿上，没有给我用一点麻药，直接就拿刀在长疮的地方划……还是一把并不锋利的小刀。感觉她像是来回划了几回，还用刀尖挑破了皮，可真是痛死我了。两个大力气的女人用力压制住我的身体，我动弹不得。母亲还一面安慰我，说只有把里面的脓血挤干净了，疮才能结痂。这个过程弄得人很难受，但我想到古人刮骨疗伤，竟然忘记挣扎，也忘记骂人。后来再想起这件事情，我觉得自己当时应该很恨丁丁猫儿的母亲，没有用全世界最毒的话来诅咒她，不代表我心里没这样想过。

如果，丁丁猫儿的母亲，真的变成猫了。以后这村子里上蹿下跳的那些猫儿，它们里面会不会有一只就是她变的。她会不会记得生前和我母亲是好朋友，然后时不时也要来我家里串门……她应该不会聚精会神地凝视我，蓦地弓腰像箭一样从我面前射出去。

从厨房的房梁上垂下一根长长的电线，电线的末端连着灯泡。电灯的照度不高，被油烟熏得有点久了，外面又粘了灰尘，就像是一颗随时要落下的泥球，只不过发着光，还不至于觉得刺眼。

突然停电了，灶膛里的火光映在厨房的墙壁上，看着暖烘烘的。

村子里用的电是乡镇上面的电站送来的，电站建在山沟里，是用

河南乡山上流下来的水发的电。到了冬天，就进入枯水季节，不管是村子外面的大渡河，还是乡镇上面的山沟，水流量锐减，电力也受到影响。电站不大，但还是属于乡政府的。每个村的冬天用电，还必须由乡政府统一调配，实际上就是一面在轮流停电，一面在轮流供电。

表姐从灶孔里面找出煤油灯，在地上找了一根小柴根，用火钳夹了放在火膛里，点着了，再用它把灯也点亮了。

我们早已经习惯这种突发事件，大家对停电有充分的思想准备，家里随时备着煤油灯和煤油，还不能让煤油瓶空着。当然，也还是有借煤油的时候，但不一定要还。屋子里点了煤油灯，虽然也是忽明忽暗，与之前有电的时候，也差不了多少，处处显着诡异。这时候，我再看头上的灯泡，它就像是真的要掉下来了，还像是要砸中我头似的。

“我刚才听见丁丁猫儿说，他妈死了以后又回来过，还变成猫儿了。”

“是啊，他自己是这么说的。”

“他是不是说的玩笑话？”表姐露出一副半信半疑的神色。

“不晓得嘛。”

厨房跟天井只是一墙之隔，外面所有人说的话，这里面能听得一清二楚。还以为丁丁猫儿已经讲完“头七”，没想到他们仍然在发酵事情的周边，说得越来越吓人。就好像他们今天晚上只热衷于这一个话题。我就算是躲在厨房里，他们说的话还是会传进来，还真是有点受不了。

我害怕这个时候，突然从角落里跳出一只猫儿……然后，丁丁猫儿冲着它，叫一声妈。

这个不可思议的想法，把我自己吓坏了。

丁丁猫儿大概还不知道，我和他的母亲有过不愉快的过节，或者说，只是我单方面记着这件事情。但是，不保证他母亲没有和他讲过，反正讲与不讲，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。而我屁股后面长的那个脓疮，果真如我母亲说的那样，在丁丁猫儿的母亲对我动了刀子以后，很快就好了。她好像还用缝衣服的针缝了两针。当时太痛了，真不记得，最后留下一条竖形的伤疤，实在太难看了。

我听见表姐夫问丁丁猫儿：“你看到地上有猫的脚步，说你妈变猫了。我还想问问，地上的还有没有别的印子。”

过了好一会儿，才听见丁丁猫儿回道：“好像……没有了吧。”

“我听人说，像你说的这种情况，地上除了有动物的脚印，还应该有的印记，就像是铁链子拉过……”

“这个又是啥，难不成他妈没有变猫，变打铁的了？”小木惊讶地问道。

“不可能，我看见的是猫爪子留下的印记，我宁可相信我妈来世变成了猫，也不可能是打铁的。”丁丁猫儿大声说道。

“你妈是女的，应该是变猫了。打铁是男人干的事，女人力气小，干不了。”小木自觉自愿地帮着丁丁猫儿说话。

表姐夫说：“你们不晓得吧，铁链是黑白无常手上的东西，这说明：丁丁猫儿他妈回来的时候，不止她一个人，还有黑白无常……”

我原以为小木听到这话，会夸张地大叫起来。不想，他在外面笑得上气不接下气：“丁丁猫儿，看来你妈还真舍不得你娃，死了还要变成猫来看你。”

外面爆发出一阵大笑。

在我们这里，生老病死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。况且，丁丁猫儿的母亲死了有一个月了。大家都知道，她虽不是死于病痛，也缘于病痛的折磨。就像丁丁猫儿自己说的，这种情况下，她多活一天就是在多受一天的罪。所以，大家在说他母亲死的这件事情上，并没有什么忌讳。

“也有可能是来看我老汉儿。”

“我觉得，她是回来看你的。相比之下，她应该更在乎你。”二舅母这话，把一个母亲最平常的想法给说出来了，让人感觉有一种莫名的惆怅。“就算你妈变成猫，她仍然还是你妈，她怎么不会来看你呢？”

小木急忙问：“她妈都变成猫了，还认得他吗？”

“这个我就不晓得了，有可能认得，也有可能认不得。”

“说不定认得的哦，丁丁猫儿本来就有一个‘猫’字，跟那个猫是同一个字。如果，丁丁猫儿真是一只猫儿，他妈肯定认得。”小木不无遗憾地说。

“小表叔，你莫要乱说，我是人，又不是猫儿。”

“我晓得你不是猫。你妈会不会早就晓得，自己死了会变成猫儿，才喊你丁丁猫儿。”

丁丁猫儿本来就姓丁，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大名。即便我们两家的关系还可以，我还是不知道他的名字，只听见他们家的人叫他——丁丁猫儿。

一个好好的男孩子，取了一个这么一个小名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要么是天上飞的，要么就是地上跑的。一直以来，我们把夏日的蜻蜓，称之为“丁丁猫儿”。可就在这个晚上，小木生搬硬套说“丁丁

猫儿”是猫儿。其实大家都知道，小木是故意在逗他，丁丁猫儿怎么可能是猫，最多就是一只蜻蜓。

我很早以前就听我母亲说过，丁丁猫儿小的时候体弱多病，他的母亲就找人给他算命。算命先生说他不好养，至于怎么不好养，也没给一个具体的说法。对于这种情况，村里有一个习惯性的理解，重者可能夭折，轻者则可能会破相。若是女孩子，通常情况下选择在耳朵上打洞，据说这样也算是破相了。这个方法只针对女孩子，很容易被她们接受，然后就开始名正言顺地打耳洞，戴耳环。可惜没人说我将来会破相，要不然，我也去找人打两个耳洞，存点零花钱，买两只耳环回来戴。丁丁猫儿是男孩子，他不可能像女孩子那样，在耳朵上打耳洞。为了化解他的灾难，家里人只能把他当女孩子养，给他留长头发，梳小辫子，还穿姐姐们穿过的花衣服。那些年，他就是这样长大的。就因为他小时候扎两个羊角辫，走路一蹦一跳，小辫子在脑袋上飞，远看就像是两只蜻蜓，于是，大家叫他丁丁猫儿。

他家里也很高兴别人这么叫，似乎是把名字叫得越低贱，孩子就越好养活。后来，他们家自己也这样叫他，也就难怪没有多少人知道他叫什么名字。他自己好像也习惯别人这么叫，没见他因为这个与人生气。

火膛里的火烧得很旺，我时不时还是要往里面加些柴火：“猫儿要逮老鼠吃，我经常看见，它们把老鼠咬得血淋淋的，这个很让人受不了。”

“猫儿是老鼠的天敌，天生就是要吃老鼠的。它要是不吃老鼠，养着还能有啥用？”表姐对此不以为然。这也难怪，村子里有半数的人家都会养猫，他们养猫就是为了灭鼠，从而保证家里粮食不被老